說《開卷》，又不僅僅是在說《開卷》

汪秀枝

二〇〇八年七月，創刊於二〇〇〇年四月的民間讀書刊物《開卷》出滿一百期了。在第一百期《開卷》面世之際，主編蔡玉洗、執行主編董寧文選編了百餘位已與《開卷》結緣的讀書人，包括于光遠、黃永玉、方成、舒蕪、孫郁、朱正、陳子善、龔明德等，以「我與《開卷》」爲主題，寫出的百餘篇文章，集結成《我的開卷》一書。在這百餘篇文章中，作者們講述各自與《開卷》結緣的經歷，議論《開卷》的編輯原則、思想傾向，評價《開卷》的文風、格調，對《開卷》的未來提出建議和希望……因此，我熟悉的一位書友評論道：《我的開卷》是一本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說《開卷》的書，讀過這本書後，即使從來沒有見過《開卷》的人，也能對這份民間讀書刊物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。

而我認爲，《我的開卷》的作者們又不僅僅是在說《開卷》。他們在介紹、評價雜誌本身的同時，還向我們傳遞了這樣一些信息：

第一是大家認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。民主政治包含諸多指標，且體現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，言論自由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。言論自由的實現，離不開圖書、雜誌、報紙等公共載體，尤其是非官辦的民間報刊、同人報刊等。衆所周知，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絕大多數時間裡，民間報刊、同人報刊等在中國內地是沒有存身之地的，一九五七年，江蘇青年作家高曉聲、陸文夫、陳椿年等人就因爲組織「探索者」文學社，籌劃創辦同人性質的文學刊物《探求者》，而被打入「階級敵人」行列，飽受迫害，倍遭凌辱。和以前比較起來，現在的境況令人欣慰多了——獨立的民間刊物《開卷》不僅辦了起來，而且連續、有規律地出版了八年多，並成了季羨林、于光遠、鍾叔河、邵燕祥、流沙河、周有光、黃裳等文化大家的案頭讀物。政治文明的步伐，確實是在向前邁進。

第二是大家期盼更多的人加入到構建「書香社會」的行列中。《我的開卷》的百餘位作者居住在全國各地，所從事的職業也是五花八門，但是，大家又有一個共同的身份：讀書人。讀書人當然也食人間煙火，首先也是物質人，不過，一般情況下，他們更注重精神生活，內心深處仍固守着「數百年世家無非積德，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」的古老信條，在當今這個詩詞歌賦已被流行歌曲取代，四書五經已被外語四六級取代，禮義廉恥已被拜金主義取代，修身齊家已被買房買車賺大錢取代的浮華塵世中，仍能安靜地坐在書齋中，與一杯清茶、一冊書刊爲伴，視讀書、讀好書爲人生的幸福所在。這些人不僅自己愛讀書，還希望存身的社會成爲一個書香型社會。當然，大家也明白，從目前的狀況看，書香型社會的形成還尚待時日，還需要越來越多的人，像《開卷》的執行主編董寧文一樣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地做着讀書、愛書、推廣書、倡導讀書的事業。

第三是大家對民間報刊的前途懷有憂慮。近十來年中，內地讀書人所創辦的民刊已達數十種，但其中的一部分出版幾期後就停刊了，有的甚至只出了個創刊號，然後就再無下文。像《開卷》這樣有規律地出版且堅持了這麼多年的民刊極其稀少。《我的開卷》的作者們都是民間報刊的支持者，都希望民刊的隊伍逐漸壯大，且不至於短命，可大家又無法阻擋經濟等客觀條件對它的制約。所以，在在祝賀《開卷》出版一百期的同時，很多人都以惋惜的口脗提到停刊的民間報刊——這樣的聯繫，是含着某種憂慮吧？

（蔡玉洗、董寧文編：《我的開卷》，譯林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七月第一版）

感謝外地人

徐城北

奧運前夕回到北京，已是燈火通明的晚上，沒發覺城市有什麼異常。次日早上騎車出去買菜，才發現了重大變化。一是街上的人與車（自行車與汽車）都明顯少了，我盡可以大膽騎車，再不用左右旁顧而彷徨了。如今我置身的是北京北四環北，是亞運村的西北角。距離鳥巢不遠。

我此刻要去買菜，本來小區路邊就有小攤，可他們在前幾天就被勸說回原籍了。就因爲他們是外地人。尤其是到了夜晚，這兒幾乎變成外地人的「特區」。許許多多的男女，男的光着膀子，女的磕着瓜子，許多廉價的小吃攤擺在馬路兩旁，他們穿行着，在小吃攤旁縱聲談笑，語聲各種各樣，彼此交融着並不無調謔着。有時他們自己人之間會發生衝突，赤裸的胳膊上青筋暴露，血液也在激烈地流淌，如果語言不合，再加上一兩個女性的介入，打一場群架則往往勢不可免。而作爲業主的我們，就習慣停留在自己的樓群之中，打一打太極拳，練一練養生操，或者聊一聊閒天。門口有保安管理着大門，外地人進不來。

我騎車去到不算太遠的自由市場，那裡是賣菜的超市。各種菜蔬都有，且比較便宜。但我騎車過去必須橫穿馬路，這讓我一再發憷。只要各種汽車一過北四環就會橫衝直撞，簡直像發瘋。於是我，就不能不停車在馬路邊等候，一邊等子越來越小了，沒出息了。可今天就不一樣，馬路幾乎沒車一邊看，看何時能找個空隙把車推過去。也眞是人老了，膽，就得立刻走人，回到我們那不能養人的原籍。聽他們這樣一說，心頭忽然生出了許多憐憫。

歸途中，忽然發現稻香春店舖的牌子「亮起來」了。它本是一個小小的分店，過去門口有許多外地人的小攤跟它搶生意，它惹不起，把門面縮進去了。此刻店舖大門光鮮，我把車子鎖好，進去看看。今天是立秋，按老規矩講，應該吃些烙餅卷醬肉之類。哈，天福號的醬肘子就擺在櫃台裡，旁邊則有椒鹽烙的小發麵餅，八毛錢一張。太美了，我今天反覆發現了「新大陸」，其實都是跟外地人的「回歸」有關。可再一想，我們這個具有六十萬平米的大型社區，不都是外地人一磚一瓦蓋起來的麼？當然，他們不是一批，也不是一個地方的。最先的一批人，幹過一兩年，賺到了一些血汗錢，回到原來的家鄉，蓋了磚瓦的房子，成家立業了。最後又有一些人，他們到了北京，發現北京確實比家鄉好的不是一星半點，於是立下決心不走了，把老婆也弄過來，生了不止一個娃，讓娃在北京讀書，最後進了北京的學校，與小區業主的孩子進了同一個班級。每到下學時，業主開着汽車接孩子回家，他們的孩子則三三兩兩分散回到寄住的房間中，那裡的境況往往是不能看的。

讓我尤其欣喜的是，一些外地人也陸續進入稻香村來購買食品，看來他們的飲食文化趣味漸漸與地道的北京人融爲一體了。這讓我驚奇，更讓我感奮。我想到自己：雖然寫過《老北京》三部曲並獲得好評，可自己就是地道的北京人麼？我出生在重慶，祖父是山東德州人，自己年輕時跑到新疆、河北十五年，險一險就沒能回來。前幾天我還去過山東威海，那裡賓館中沒有空調，原因是限電，他們還要支持北京辦奧運。我們實在不再能分什麼北京外地了。只要在中國，無論哪裡都是一家。

走在今天北京的大街上，實在不能也不應該忘記外地人對首都對國家做出的貢獻。

今日倫敦環球劇場

王亞蘭

盛夏八月，正值莎士比亞環球劇場開放的黃金季節，爲了卻多年的心願，筆者特地專程前往參觀，在中午時分到達倫敦泰晤士河邊的南區——環球劇場的所在地。環顧四周，場面相當火爆，來自世界各地的莎翁迷，似是從天而降般地出現在眼前，他們成群結隊，以極快的節奏展開對環球劇場的參觀活動，目睹眼前發生的一切，深知近三十年劇場的籌備和重建的價值何在，莎翁環球劇場正散發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國際魅力。

莎翁環球劇場於一九九七年間對外開放，新址與原址相距約兩百米，這座新建築群佔地二千一百平方米，集中心劇場、展覽大廳和教育園地三大板塊而成，總造價達到五千萬英鎊，它是倫敦自一六六六年全城大火以來，興建的第一座木結構的建築物。

今日的環球劇場由昔日的單一經營擴展爲集欣賞、參觀和教育於一身的綜合體，但人們對它的稱謂仍沿用「環球劇場」，足見它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至今仍未消失。

環球劇場（即中心劇場）的設計和建築風格，是廣大莎翁迷關注的焦點，爲此，劇場特別開設免費講解服務，每隔十五分鐘便組成新團進行參觀，由於中心劇場的戲劇表演分別在下午二時和晚上七時進行，一般的參觀活動便安排在早上和午間進行。時值旅遊旺季，中心劇場內的左、中、右部分坐滿了不同團隊的參觀客，講解員們的聲浪此起彼伏，場面相當熱鬧。

五十歲的彼得是最老資格的講解人，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莎迷，他用提要扼玄之法，將其精華部分介紹給遊客。

彼得認爲，現代的環球劇場，在最大程度上接近莎翁當年的「O型木結構」的風格，它將古希臘羅馬和伊莉莎白女王時代的建築特色融入其中。這是一代設計師們通過長時間的考證和精心設計而成，因此富有強烈的傳統特色。除此之外，劇場在建築用料上顯示出其傳統、樸實的本色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茅草屋頂、舞台設計和內外牆的構造上。

彼得強調，運用六千捆上乘的茅草建成的屋頂，更顯示出其古色古香的特點；一千根粗大橡木搭成的長方形舞台和二層高的觀衆席，並不是它的最大亮點，而是在舞台邊引申的數米長的表演長廊，它讓演員和觀衆更密切地交流，這是現代環球劇場的一大特色；近十七萬米的橡木木板條用於外牆的裝飾，突出了建築物典雅、樸實之風格，令環球劇場成爲現代建築的「另類」。此外，在舞台的上方屋檐間開有一個四方洞，它是鬼神的天堂之道，其意是要讓鬼神保祐環球劇場平安無事。

環球劇場能有今日的成就，不光是莎翁與環球劇場本身的巨大影響力，還飽含着新一代莎迷的巨大貢獻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美國影星兼導演薩姆·渥納米克。渥納米克生前是一位莎迷，二次大戰結束不久，於一九四九年踏足英倫，隨即展開對環球劇場的探尋活動，結果失望而回；他於一九五一年再度訪問倫敦，再次尋找環球劇場的遺跡，三百年前留下的唯一眞跡只有一塊紀念莎翁的銅匾，它被固定在釀酒廠的一面牆上。據權威資料顯示，莎翁環球劇場的原址，直至一九八九年才發現，因此，舊址距新建的環球劇場有近兩百米的距離。

渥納米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建立了「莎翁環球劇場信託組織」，爲重建環球劇場提出倡議和募捐，經過十七年的努力，於一九八七年打下了六米深的地基，施工工作進展緩慢，一九九三年底渥納米克故去，遺憾的是他始終沒有等到環球劇場開幕的那一天。

環球劇場在每年的四月至十月間上演莎翁及現代劇，一般的比例是四齣莎劇，兩齣現代劇。今夏上演的沙劇包括人們熟悉的《仲夏夜之夢》、《李爾王》、《溫莎的風流浪兒們》等；而現代劇分別是《前線》和取材自法國大革命後巴黎社會現狀的《自由》。門票分站位（五英鎊），而有坐位的票價由十二英鎊至三十三英鎊不等。兩位美國遊客告訴筆者，原以爲站位可以看得更清楚，但要站立三小時去欣賞一齣戲，未免太累了。

據了解，夏季是戲迷入場看戲的高峰期，可容納一千六百名觀衆的劇場常常爆滿，世界各地的莎迷在這裡除可一飽眼福外，還可以享受露天劇場的樂趣。不過，莎翁當年的環球劇場則可容納三千觀衆。

莎翁的環球劇場自一五九九年誕生之日起，歷經滄桑磨難，在一六一三年被國王下令燒掉劇場屋頂毀於一旦；一六一四年重建後，只維持了三十年光景，在一六四四年被下令關閉，最後因年久失修而被荒廢。

爲讓世人更全面地了解莎翁和環球劇場，在新建的劇場邊特別設立展覽廳，這個耗資四萬英鎊的展廳，用翔實的史料、豐富的展品，全面而多角度地介紹莎翁的生平、泰晤士河邊的興衰發展、環球劇場的新舊面貌，以及與戲劇有關的戲服設計和當年流傳的樂器。在展廳的入門處，掛着莎翁名句的摘錄牌，這幅巨牌吸引了各地莎迷的注意，讓他們留連忘返。正如一位莎迷所言，熱愛莎翁文學者無年齡和國界之分。

展廳的底層用作教育園地，由專人爲中小學生進行樂器或戲服的示範教育，以培養中小學生對莎翁的興趣。此外，環球劇場還設立莎翁課程或莎翁文學講座，吸引世界莎迷參與。據了解，目前一年有近七十五萬遊客到此欣賞戲劇演出，參觀展覽和教育園地的活動。有關方面人士估計，隨着倫敦旅遊人數的上升，以及二〇一二年奧運賽的到來，相信環球劇場的參觀人數會有新的突破，也爲這個自負盈虧的機構帶來更多的進賬。莎士比亞一生中創作了三十七部戲劇、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詩和兩首長詩，他的喜劇、歷史劇和悲劇深深打動了全球讀者的心靈。值得慶幸的是，今日的莎迷可以有機會坐在與當年相類似的露天劇場裡，欣賞到一代文學大師的作品，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，是多麼值得世人珍惜啊！

（寄自倫敦）

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成為全球莎迷聖地，一年吸引七十五萬遊客入內參觀及欣賞

（王亞蘭 攝）

廢紙堆裡有「金礦」

文佳

一向以來，冬瓜是內地蔬菜中賣價最便宜的。這些年儘管物價不停地在漲，但一市斤冬瓜在廣州的零售價始終徘徊在五角人民幣左右。正因爲價格變動不大，它成了人們衡量其他菜價乃至其他物品價格變動的特殊「度量衡」。原先廢舊報紙的價錢比冬瓜還便宜，今年卻突然連續飆升，不僅超越了冬瓜價，而且高過冬瓜價接近一倍，難怪舊報紙成了民衆熱熱聊的新焦點。

廢舊報紙在廣州的收購價，年初還只是五毛錢。到三、四月份，已漲至六、七毛，至眼下已升至八、九毛了。有廢品商家預測，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年底或會破一元大關，創下最高記錄。

廢舊報紙的身價一躍超越了冬瓜賣價，背後有多方面因素，除了受到整體通脹環境牽動外，還與進口紙漿連年價格看漲、紙張市場需求連續大幅攀升，林、竹木原料價格上漲有關。據行家表示，今年以來，作爲紙品主要品種之一的新聞紙，就已連續三次提價，最近一次在八月初，每噸提升三百元，價格已達到六千一、二百元的新高。

內地城市居民多有訂報的習慣，賣廢舊報紙也就成爲他們日常的一項交易。廢舊報紙收購價的連連躥升，自然引起老百姓的矚目，並刺激他們加入轉手買賣行列。在廣州，便有不少人加入了收購廢舊報紙的行列。

在廣州東山區掛牌收購廢舊報紙的湖南大嬸小丫說，由於廢舊報紙價格看漲，在廣州的老鄉不少都改行做廢品收購。她說，在珠三角鞋廠打工的幾個同鄉，因爲工廠倒閉來廣州當「破爛王」。她指着身邊一大碼疊得整整齊齊的廢舊報紙說，由於收購的人多，價格透明化，居民也知道漲得厲害，收購競爭更加激烈，以前每天高峰的時候可以收到一千多市斤，現在一般維持在六、七百斤上下。不過她相信，廢舊紙價看漲，市場還是「有得做」。

以前收破爛的，給人的印象一般是沒有文化、靠體力幹活的人。現在的情形並不如此，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也加入到這一行列。到市區幾家廢品收購店走一趟，就可發現，進入這一行的年輕人還眞不少。在一家收購站，一位二十多歲的本地男子一邊收着人力三輪車送來的舊報紙，一邊敲着電腦鍵盤。他說，有空的時候會上網，除了聊Q，也看看行情，發些供求資訊。廢品網上買賣已非常普遍，炒賣舊紙漸漸成風，當然是價高者得。而這也可以看出，今日的「破爛王」並不破爛。

紙價看漲也引發一些退休人士加入轉手交易。據介紹，廣州鋼鐵廠的一些退休職工閑來無事，就上街設攤收購舊報紙。賺些額外收入幫補家用。

破爛裡有金礦。因收購破爛而發家致富的事例並不少。四十九歲的張茵，因擁有二百多億財富而一度成爲中國女首富，而她的起家就是從收購、加工廢紙開始的。

生存還是死亡

吳明

生存還是死亡，一個選擇！是生與死的抉擇，是黑暗與光明的抉擇。對於大多數人來講，這個選擇很容易做出。在這次災難中，正是生的希望支持着每一個活着的人在煎熬中等待救援，然而，對這位阿姨來講，也是對生的渴望，讓她堅持了四天，但做出最後的抉擇，卻是自己走向死神的殿堂，為的是，把生死救援中寶貴的時間節省出來，讓更多的人，更容易被救助的人早點被救出。這是痛苦的抉擇，這是大愛的抉擇，對更多人的愛，讓她依然成就死神的召喚。——題記

楊雲芬努力了。四天，她扛着斷石，撐了四天。

五月十二日，天搖地動，映秀一瞬間就碎了。五十二歲的馬爾康縣衛生保健所退休醫生楊雲芬的家——阿壩州交警支隊直屬大隊家屬樓也倒塌了，她和老伴搬到這裡，是爲了照顧外孫女雯欣。此時，她被壓在碎石之下，老伴和女兒都遇難了。

第一個發現楊雲芬的，是直屬大隊的一位馬姓民警。倖存者很快投入到自救中。掀開瓦礫，萬紅鑽到離姨媽楊雲芬只有一米遠的地方，當時他看到的是楊雲芬髖部以下不能活動，下肢還在流血。「姨媽，別着急，我們一定救你出來！」萬紅說。「我一定堅持下去。」楊雲芬一邊喝着萬紅送進去的牛奶，一邊和萬紅說話。萬紅記得，那時姨媽精神狀態很好也很樂觀，一直認爲自己肯定不會死。

地震第三天下午，救援部隊進了映秀鎮。近三十個救援人員，三班輪流上陣搶救楊雲芬。然而，坍塌大樓的廢墟結構異常複雜。掉落的水泥板和混凝土大樑橫七豎八，即使有空間，也被磚塊和泥沙填滿，嚴重傾斜的樓牆，又正好擋在逃生方向上。這種局面，不但被困者命懸一線，救援者的生命也面臨巨大的威脅。即便如此，四批消防官兵和武警戰士嘗試了一段時間，都沒救出楊雲芬。得知如此狀況，楊雲芬開始不住地流淚。

時間到了十五日，救援人員還在一點一點靠近楊雲芬。上午九時四十分，被巨大疼痛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楊雲芬突然對女醫生說：「你們別管我了，這裡危險，放棄我吧，你們去救別人！」女醫生不相信：「我們不會放棄你。」

就在女醫生繼續安慰楊雲芬時，眼前的一幕讓她驚呆了。楊雲芬右手緊握一塊尖長的玻璃片，朝自己左手腕部用勁一劃，血從腕部流淌出來。女醫生見狀拚命伸手要抓住楊的手，但總是夠不着。

「奶奶，你不要啊！不要啊！」女醫生叫到。楊雲芬又劃開了右手腕的靜脈。眼前，一片紅色。趴在一旁的女醫生嚎啕大哭。淚眼中，她又眼睜睜地看着楊雲芬吃力地吞下了自己的金戒指。

一次餘震襲來。慢慢的，楊雲芬低下了頭。

（請本文作者與大公園編輯聯繫）

長白山遊記

時進

我的一位在長春企業任CEO的朋友，將在年底前與單位解約。他邀請我在他卸任前去吉林遊玩，並鄭重推薦極負盛名的長白山天池。這眞是極具誘惑的提議。幾年前，我曾到過新疆天山的天池，資料顯示，長白山天池是由火山噴發積水形成的湖。水面的高度爲海拔二一九二米，比天山天池還高出二百米。它不僅是中國和朝鮮兩國的界湖，還是松花江、鴨綠江和圖們江的「三江之源」。我們選擇了最適合天池旅遊的時節，於七月中旬踏上了去長白山的旅程。

出師不利，旅程的第一天陰雨連綿。在沿着鴨綠江畔的公路一路行走，還不時路遇塌方修路。據CEO朋友介紹，長白山天池的海拔在二千三百米左右，山上終年雲霧繚繞，氣候瞬息萬變，眞正能一覽天池全貌的機會不多。必須選擇很好的天氣上山，才能增加成功的概率。這一天，在沿途的幾個景點轉轉後，就早早投宿旅館休息了。

第二天一早出發，繼續沿江直奔第一個目的地「十五道溝」。那裡有號稱邊陲明珠的「望天鵝自然風景區」。午餐後，天氣逐漸放晴，我們便抓緊驅車駛上天池（南坡）的路。長白山天池有東南西北四個坡可供遊覽。其中天池的東坡在朝鮮境內，南坡與朝鮮接壤。下午近四點半，我們的車終於到達南坡的山門。在景區內，必須換乘專用的麵包車。一路上連綿險峻的陡坡，不時聽到乘客從一輛輛車裡發出的驚恐尖叫。車輛蜿蜒上升，高原的美景疊次撲面而來。從車窗向下望，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匍匐在無際的山巒之間，難怪人們形容它爲「通天之路」，一點也不爲過。

從西坡景區的停車場到南坡的觀景台需步行一公里，雖然路程不遠，但也許是高原缺氧的原因，遊客們個個走得氣喘吁吁。眼前是一片火山灰岩形成的怪石嶙峋的山峰，彷彿是一群呲牙咧嘴的怪獸向你撲來。走過這片坡地，眼前豁然開朗。黃昏夕照下的天池，無比美妙地呈現在我們面前。

闊大無比的天池，如一潭千倍於九寨溝的熊貓海。湛藍色的池水倒映着遠處的山峰，一縷陽光透過雲層斜射在池面上，池水頓時顯現出一片翠綠。極目遠眺，遠處的彩雲籠罩着西北方向的峰頂，導遊說，現在在西坡和北坡的遊客，就無緣觀賞天池的美景了。不知是光線的原因，還是剛才坡地給人留下的一種莫名的恐怖。眼下的瑰麗多彩天池，似乎還隱隱顯露出一絲神秘莫測的感覺。第二天長春的報紙報道：有遊客在十三日下午二點許，在天池目睹了所謂「怪獸」的蹤跡。掐指算來，如果我們當時能早到三個小時的話，或許也能有幸滿足這個好奇心。

在長白山的第三天，又是一個難得的好天。在松江河匆匆吃了一頓標準的東北早餐後，向天池的西坡進發。遊西天池要辛苦得多，從景區停車場上西坡觀景區需登一千二百三十六級階梯（相當於攀登七十多層的高樓）。好不容易攀上坡頂，萬里晴空下的天池澄藍清澈、水波徐徐，對岸的山岩峭壁倒映其中。眞是美輪美奐，樂不思歸。相比昨天的南天池給予遊客的那種神秘，西天池的安詳和通透，又是另一番風味。無怪古人看山會說「遠近高低各不同」。

此行長白山，兩上天池，居然都能觀賞到天池的全景。朋友說我們的眼福不淺。當地旅遊環境的組織和保護不錯，也許是西、南兩坡的景區門票及交通費都頗貴的理由。天池的北坡是旅遊開發較早的景區。由於時間的原因，我們卻未能成行。留下一點遺憾，會是再上長白山的動力。